

警惕、路径和抓手：国学传播和推广的三个关键词

李耐儒

在国学普及的进程中，一方面可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纠正 20 世纪特殊条件下形成的错误文化观念；另一方面可将中国经典古籍所蕴含的优秀文化以通俗的形式、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给大众。笔者结合个人长期教学、传播的实践，本着更好地传播和推广国学、实现“天人共美、人人共美和美美与共”的心愿，做了一些思考。

国学热已经“蔓延”中国大地十多年，如今“国学”已然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在国学普及的进程中，一方面可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纠正 20 世纪特殊条件下形成的错误文化观念；另一方面可将中国经典古籍所蕴含的优秀文化以通俗的形式、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给大众。可以说，国学热给传统文化的传播孕育了市场，也创造了机遇。在社会道德价值亟需重建的当代，国学热有它的积极意义。

然而，当我们深入观察后发现，国学热所伴生的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现象，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如今的国学大潮中，此类现象比比皆是：着不知何朝、何代的戏袍，诌几句之乎者也，三跪九叩有之；羽扇纶巾，掐指卜卦，大谈命理开运的有之；自命圣贤，开宗立派山头的有之；置基础教育规律不顾，弄个复读机，大量读经者有之；假国学之名，圈地大搞房地产的有之……我们国学复兴的初心是什么？真值得三思。

基于个人安身立命的需要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普及的美好愿望，从 2010 年开始，笔者尝试做一些国学传播和推广工作，通过政府公共文化部门、社会组织与中小学生家庭三者联动，创建“星期六国学

亲子共修公益项目”。目前在上海三个区设立了我们的“道场”——在公共图书馆建立了教学基地，以家庭为单位传播和推广国学，现在已有 200 多个家庭参与到国学的长期课程中来。笔者自 2015 年起兼任上海市儒学研究会秘书长，结合个人长期教学、传播的实践，本着更好地传播和推广国学、实现“天人共美、人人共美和美美与共”的心愿，做了一些思考。国学应如何传播与推广？我认为应提出三个关键词：警惕、路径和抓手。抛砖引玉，留待方家大德指正。

关键词一：警惕

现代人谈论“国学”，其实是一个近代才产生的概念，它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关，与“国将不国”有关。国学概念虽已沿用了一百多年，但其内涵却因不同理解产生不同的解释。在笔者看来，近代以来，国人使用的国学概念大致来说有三个基本不同的维度：一是作为政治—伦理制度的国学，二是作为思想—文化的国学，三是作为社会生活—心灵生活的国学。这三种



如今“国学”已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

资料图片

国学基本面临求真、向善和崇美为内在要求，以救亡和启蒙为双重任务，致力于民族独立、学术自由和个人解放的实现。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只有这样，国学才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才能长远发展。

当前的国学传播和推广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倾向，有违背国学求真、向善和崇美这一内在要求，妨碍着民族独立、学术自由和个人解放的实现，这些问题和倾向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加以警惕。

警惕之一：警惕国学传播和推广导致过度的民粹性民族主义倾向。

“国学热”的产生和出现有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逐渐发现原来阶级斗争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空洞的、说教的，旧观念被抛弃，而新的观念缺位。国学的复苏，正好弥合了这一缺位。

然而，当国学背负了某些政治意涵与增进爱国主义、凝聚民族精神的诉求过度结合，一旦过度，便出现民粹性民族主义倾向。我们在一些社会群体及报章中，屡屡看到有媒体或个人借助国学鼓吹一种非理性的亢奋的民粹性民族主义情绪。这种过度的民粹性民族主义国学倾向是有害的，是好了

伤疤忘了疼。不要忘记，我们的民族曾经也是因自大、落后而挨打的民族。近代学者之所以倡导国学，就是希望重建民族自信、实现民族独立，以自由、平等和宽容的民族精神走向世界，而不是宣扬过度的民粹性民族主义，“害人害己”。

警惕之二：警惕国学传播和推广的庸俗化、鸡汤化和极端化的倾向

前面，我们提到国学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内在要求是：求真、向善和崇美，只有这样的国学才是真正的国学，只有这

(下转 6 版) ➔

◀ (上接 4 版)

肖特威尔的“反对纯粹”意味着从来没有可能回到原生状态，不论是精神上的伊甸园，还是各种神奇改良剂承诺的身体上的轻盈，还是所谓的前种族状态，不存在没有奴隶制、强制劳动、殖民、种族灭绝及其可能的历史。如果没有和复杂的痛苦建立联系，我们的衣食住行和能量供给都无从保障。

是时候重估“纯粹”了：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并不意味着干净，从来没有有什么重新开始。但像所有喜欢批判理论的

人一样，肖特威尔相信，从来都有希望的资源，所以从来都有新的未来。

这个时代还需要编辑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未来。《卫报》在 2017 年 1 月 7 日发布年度文学月历，新一年里，有关编辑、出版的英文书至少有两种：《伦敦书评》资深文学编辑卡尔·米勒之子写的父

亲回忆录《父亲们》(Fathers)，将于 3 月由 Cape 出版；同一个月，编辑亚德里安·爱迪生的《每日邮报史》也将出版。

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也在历史。传奇编辑戈特里布的自传《热情读者》(Avid Reader, FSG, 2016 年 9 月)好评不断：《华盛顿邮报》“2016 年值得关注的非虚构”；彭博“2016 最受欢迎的书”；《国家评论》“2016 年最佳图书”……而 2016 年也是一个关于编辑出版的书不断出版的年份，像以往任何一年一样。比如，在《滚石》《君子》《体育画报》都供职过

的资深编辑麦克唐纳(Terry McDonell)的《不期而遇》(The Accidental Life: An Editor's Notes on Writing and Writers, 克瑞夫出版社, 2016 年 8 月); 由马丁·艾米斯谈索尔·贝娄、拉什迪谈希钦斯等文章结集的《名利场作者谈作者》(Vanity Fair's Writers on Writers, 企鹅出版社, 2016 年 10 月); 厄普代克等人作品结集的《〈纽约客〉1960 年代故事集》(The 60s: The Story of a Decade, 蓝登书屋, 2016 年 10 月)。

不妨用《热情读者》里的一个故事为这部分的答案做注脚。以阅读为信仰的戈特里

布，从小就眼高于顶，在他眼里，除了哈佛以外的大学都不算大学，除了艾米莉·勃朗特以外的勃朗特都不算勃朗特——如此傲娇的人，当《国家》杂志盛赞他为编辑约翰·契弗日记做的工作时，他却说出了这段话，“他说‘自《天使望故乡》以来还没见到过这样出色的编辑工作’。我想我这一代的任何编辑，不论多么谦虚的编辑，都无法抵挡这样的夸奖：《天使望故乡》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虽然去世已经 70 年，仍是编辑传奇中的传奇。”